

滕縣續志稿卷之四

邑人生克中允之編輯

藝文志第十

經籍

商

高宗彤日

見祖己書

西伯戡黎

見祖伊書

著述

漢

爾雅釋言

按爾雅序疏云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足

孫子夏所補叔

漢儀十二篇

定叔孫漢書撰見欽

漢禮器制度

隋叔孫通撰見

律令傍章十八篇

叔孫通撰按漢書禮樂志云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錄云藏於孫通益律所不及傳章十篇刑法

眭宏賦一篇

著漢志

封禪禮

曹充撰按後漢書曹褒傳云褒字宗通魯國薛

公

孫宏十篇

著漢志

元

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公牘一卷纂修通議一卷

王士點李洞等奉詔撰按山東通志士文集四十卷李志撰

四本傳今據元

明

詩源三十卷

定張彩撰探入國朝七條

痘疹書

侯氏維翰撰見

國朝

附孔氏

三遷志十二卷

孟衍泰仲蘊錦仲蘊子錦王特選同撰均世襲孟子六十五

按四庫提要存目云書成於康

馬上五槍論 安民說 火

攻萬勝書

見胡沈撰三編俱

中庸講義

見楊儼撰是編

古詩肄

喪禮辨俗

俱顏逢山甲撰二編

晴雪齋稿

見王特達撰是編

孝

慈真訣

見劉培裕撰是編

訓世良模一卷

見夏秉鈞撰是編

澹

圃遺草

張菊編乃菊字振秋號淡圃恒人志

東蒙詩八卷

文

賦五卷

詩詞五卷

山閣人監生三編俱見山軒自號東蒙 傍山

詩記

馬元本撰元日見愛泉所著傍山見詩記中志有吾叔父臥廬京

又自記

夢遊華山得句云舞人皆好文我獨山武餘月明又聞也愛某泉

水登一天

樓句云似平霞半壁曉

榛苓陰思一卷

東馬泉詩本話是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二

編乃其箋註蜀女阿娟

厲照山房

顏逢是編見山東通志

東山集

哦雪山房集

王恩榮撰恩榮字伯銘亦字北溟諸生

帶草堂詩集

殷樂撰是編

澹寧居詩草

王諸生是編見

水東草堂集

結蔭齋詩草

張鳴琴撰詩續鈔及山東通志

懷古詩草

越彬均撰

石菌山

有

齋詩稿

小滄浪撰嶺字印藤縣龍嶺見山左詩續鈔及山東通志

蘭陵城

外吹蛙田香蘋花秋秧嫩蕊疎風淡晚涼採菱歌日續采蓮歌

日斜江

昨冷人歸去欲問下西洲破清香何信馬歸其豆

花詩云

昨冷人歸去欲問下西洲破清香何信馬歸其豆

滕薛拾遺

龍

撰是編見山東通志
嶧山考 龍嶺撰是編見山東通志
歸雲

樓近稿 為可堂文集 滿秋石撰二編
玫瑰書屋詩稿 殷玉撰

是編見山東通志
董賈匡劉四家註本 殷玉撰是編
映

奎集詩稿 九河故道考 東行山水記 續騷集評 馬鄭

毛詩辨註 趙誠撰五編
詩經叶韻辨訛 殷苞撰是編
養

正編 朱子近思錄 日省集 暗修條約 修志論略 周

易原本 禹貢山水考 春秋三傳述 張光漢撰八編
半笠

草堂遺稿 書目 楊仕進撰二編
滇南詩鈔 張昌撰是編
見

通志 南遊詩草 詩文雜著 黃繼撰二編 俱
貽孫草古文

集 黃念典撰是編
易經講義 周禮讀本 左傳讀本 何琦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三

編俱見山
易集解 書集解 四書集解 詩賦文稿 鄭允

山東通志見
家乘十卷 詩一卷 古文一卷 楊嗣撰三編
俱

小滄浪筆談載其
四書一解 澹香隨筆 徐憲文撰二編
志

豆花詩五絕一首
竹西吟草一卷 桐花吟館詞四卷 吟餘錄 徐縉文撰三編
志

十三經歌訣標射譜二卷 楊裕藻撰是編
王文直公遺集

王有刊本見山東通志直是
鍾子衡詩 貢鍾季平撰見山平字子衡

按黃終麟敝子六俱早世晚鍾子衡詩叙有云歷
觀其詩嘆老嗟

卑抑鬱足怨尤之辭未嘗有
敝帚文存二卷 敝帚詩存二卷

也噫此足怨尤之辭未嘗有
于喁齋試律二卷 編黃來刊本撰是
檜

上邑尊麟撰二編有刊之本俱見山東通志按沈文存中致筆勢上下
壯

關中蓋詩與馬星相唱和
于喁齋試律二卷 編黃來刊本撰是
檜

月山房文集僅存一卷

詩集僅存一卷

鶴城輿頌一卷

來黃

晨撰三編俱見山東通志按鶴城輿頌為溫溪月山房集後官時贈別之作來晨留別之作亦附焉附刊檜月山房集後

行素堂詩賦鈔四卷

郭印景龍刊邑

柳溪文鈔一卷

諸生孫

軍事彙編八卷

王振

高太史文集十二卷

高熙詩等撰刊行所注易詩等撰刊行所

醫鑑草

原名一見草孔繼炎撰是編見山東通志邑人高延柳刊

映槐書屋詩草

孔繼編

見山東通志

默齋文稿

孔繼編見山左詩彙鈔

周易述翼

儀禮鈔

孔廣

然撰二編俱見山東通志

漱石山房文集一卷

擊筑詩集一卷

孔珪撰

金石

商

祖己鬮

文曰作祖己尊彝癸見薛祖己鐘鼎彝器文曰作祖己尊圖譜有玉祖己鬮

祖己彝

文曰尊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四

鐘鼎見阮氏積古齋

祖己爵

古文曰祖己爵鐘鼎見阮氏積古齋

己舉彝

為

村李興德家所藏器高漢尺五寸一分

往口徑五寸通兩耳闊八寸

舉主耳人舉

周

滕侯簋蓋

見王氏金文二十目

螭流盃

為大塢張氏所藏器有流鑿

高今裁尺六寸二分通闊一尺八寸通雷盃相似真周器也

四斤十兩與博古圖所載周龍首盃雲雷盃相似真周器也

季氏呂鼎

為城內徐縉文

盟匜

一器有流寸五分連足高五寸

五分重今秤三斤十兩銘曰魯伯父作奉姬年鏞道光庚寅

實用與周義母皇父等區相似銅質青白翠綠相錯道光庚寅

川馮人於鳳凰嶺之澗溝中得之此魯伯百戶所超以元奉去轉贈崇

子手使區奉也區沃國語晉而揮之重章昭以秦穆公入歸於室五媿人御奉區是焉也

古者尊不就可洗侍其御制與區手酒器水不於盤此
因由 城是物有薛之故

俗呼因由疑銅質赤與錢譜蟻
薛甄 長是甄薛尺故五寸寬有三
鼻錢相似因疑銅質赤與錢譜蟻
其堅如一鐵寸 **戈** 尺為四寸內胡六寸性援八寸考之重博古圖十周器無疑

秦

秦虎符

縣濰見山東通志於滕

秦量銘

縣黃山丁東通志於滕

前後漢

薛令之印

地志曰薛令之秦印薛郡高縣陳氏見山東通志按有薛書
薛令之印 地志曰薛令之秦印薛郡高縣陳氏見山東通志按有薛書

縣又漢書百官志公秩二千石至六百石治其
蕃令之印 蕃文曰

合鄉令印

見文曰齊魯古鄉令印

永壽殘石

縣是石自得自通

彭城姜肱碑 萃見金石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北宋

李氏瑩域香幢

裁是尺為一尺東五北寸圍週李三尺瑩域之香蟬刻也座身八
蓮花高一尺二寸上每中央凹深三寸一分徑五寸四邊上寬三寸下窄與頂

人為一石座為一甲子卒元符戊寅十月十日六日庚申葬於滕
東北趙野村鄒陽時效書今徙藏之於城東門外亥季齊廟內日

段干趙野村鄒陽時效書今徙藏之於城東門外亥季齊廟內日
以亭東之隅嶽廟中亭北後壁氏瑩置石香幢雲石間王段千趙野其筆

也末署觀時下效書一字畫下迨字酷類存當時元考之一派通鑑文決為體宋完
惟大署觀時下效書一字畫下迨字酷類存當時元考之一派通鑑文決為體宋完

徵宗大觀元年封合丁時者野宋開望族蘇文忠有傳滕縣時史同正西
魏邑大觀元年封合丁時者野宋開望族蘇文忠有傳滕縣時史同正西

園詩元氏林園君石靜記深園以指時不氏傳為德鄰今按時邑孝廉黃丁治山先
生作詩元氏林園君石靜記深園以指時不氏傳為德鄰今按時邑孝廉黃丁治山先

居距坡公閱嘉七祐百餘年已獨以是餘年得西園抑主人幸矣猶靈光獨先生未里
居距坡公閱嘉七祐百餘年已獨以是餘年得西園抑主人幸矣猶靈光獨先生未里

姓公閱嘉七祐百餘年已獨以是餘年得西園抑主人幸矣猶靈光獨先生未里
姓公閱嘉七祐百餘年已獨以是餘年得西園抑主人幸矣猶靈光獨先生未里

居距坡公閱嘉七祐百餘年已獨以是餘年得西園抑主人幸矣猶靈光獨先生未里
居距坡公閱嘉七祐百餘年已獨以是餘年得西園抑主人幸矣猶靈光獨先生未里

辨之見不獲與西園遺石並傳也曰幢之始甯陽張君丙炎石魯望
詩云山僧禮石幢亦足與後先輝映矣天會京江徐警盤士銘福捐
有石晉經幢是幢亦足與後先輝映矣天會京江徐警盤士銘福捐
資種福紺字介新治山鄭雲峰屬余撥其略焉同治癸酉七月之
亭以存遺跡介邑新治山鄭雲峰屬余撥其略焉同治癸酉七月之
袁學潛黃碩卿字也
贈石坡黃碩卿字也

金

時氏園石

天齊廟碑

崇寧二年

神農黃帝祠堂碑

貞元二年

福勝院敕牒碑

大定三年

興國寺敕牒

碑

大定五年

興國寺重修大殿碑記

大定十年

重修伏羲廟碑

大定

二十年

英貞武公碑記

明昌四年

地藏院公據碑

承安四年以上

通志

山陰石像

在城內西南隅即陽軍山陰村地

元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六

密州重修至聖廟碑

至元三年李河撰文

鄒縣孟母祠碑

李河

撰文府志見竟

雲峯觀碑

至元九年

重修文廟碑

見山上二碑俱

詩頌贊

遊俠篇

晉張華

茂先

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龍虎交相爭七國竝抗衡食客三千
餘門下多豪英遊說朝夕至辨士自縱橫孟嘗東出關濟身由
雞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藝文類聚趙勝南詛楚乃與毛
遂行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荆美哉遊俠士何以尚四卿我則
異於是好古師老彭百家三

叔孫通頌

摘錄文選漢高祖功臣頌

晉陸機

士衡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

四公子贊并序

唐 潘存實

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門客三千人聞者孰不慕之有未達則
孰不曰一朝富且貴必然嗚呼自四君歿千載之間豈無貴於
四君者豈無富於四君者而然者其誰既富貴則曰彼四子徒
沾名爾三千之人何爲哉悲夫人之貴也爲身四君之貴也爲
人富貴皆知可及也而富貴之心與貧賤之心不相負者愚則
未見其及也贊曰

四人爲身萬二千人爲耳目四人爲梁萬二千人爲榱桷有危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七

可平有死可生豈彼威憑寔惟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與
心不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而况乎萬二千士懿哉恨日不
觀此

唐文

詠史

全唐詩二
首錄一

唐 釋皎然

田氏門下客馮公衆中賤一朝市義還百代名獨擅始知下客
不可輕能使主人功業成借問高車與珠履何如卑賤一書生

李英公勸

摘錄臣贊
閣勳

唐 呂 溫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爲將與楚楚霸與漢漢王
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蠶充王東據河洛婪婪封豕德建來濟
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

以鉞取蛇於穴羣穢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於成太宗獻捷於高祖與勳俱擢金甲爲上下將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

伐獫狁雷鼓殷殷旄頭幾殞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疊夷未庭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解鞍投戈袞服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

玷可磨按舊志在曹州西北四十里其後子孫遷葬於滕莊通志云在曹州西北四十里

許下三庚劇暑盛於他州懷思故鄉嶧山山水感而作詩

金邑人張公藥元石

東魯百里近福地日冕繹千峰開玲瓏絕澗瀉湍激岱宗古獨尊象繹了不隔嶧山不遠至秦此山許攀聯朝著有班秩虛巖忽霞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八

蔚秀石森玉立泉聲動環珮林樂盡竽瑟林樂出莊子樹老潤饒菌

果熟香隕實漱風松落花泓雪崖溜蜜木輒虎磨癢沙迴鳥伸

翻水禽嬉戲引吭竹葉若來往桃源當甲乙曾經晉人隱晉都因避亂事見本傳喜脫塵網密事往不計年人說猶前日我來官

許下濁暑病逾劇慢膚便枕簟白汗沾巾幘屢輟五夜眠輒廢中盤食炎官令方虐著意不憐客語此作惆悵可以知得失遙知舊經行雲起水邊石平生二三子相對坐橫策今世葛天民何容挽之出金文雅

月夜過采石江詩

元邑人李 洄溉之

空江偃仰見明月月向天心散冰雪捫天恍忽與天語桂樹瓊

枝紛糾結倏挺枯槎泛河漢又似山陰理歸楫美人不來江水
深獨對風烟正愁絕欲愁絕兮奈此懷征帆茫茫江上開黃蘆
風起鳥聲至千里一望銀山來銀山差幾隔滄海海上羣仙復
誰在巨鼇已謝三山沈扶桑蕭條生光彩丹砂不逐兒童歸曠
懷更爲秦人悲丈夫去國彼其志想像金闕空歲蕤唉呼白雲
觴我酒翠疊連山作窗牖狂風吹月落西去水氣冥冥淡星斗
夜深忽到蛾眉亭紫鱗欲去江潮生只愁新詩幻出金碧龍虎
文翻然將我日月元氣歸滄溟

當塗勝概

潘雲谷墨贊

李 洄

徂徠松雪貯玄谷道人居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杵熟道人嗒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九

然開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玉崢嶸寶氣星漢燭貢之奎章月在
櫝龍光淋漓九字福

元文類

過黃大家瑞海陵署中二首

明徐州

萬壽祺

年少

江鄉多儉歲魚米湧今年官舍疏鐘裏嚴城夕照邊簿書羣委
地古木半參天對榻常敷坐陳蕃出未還

鼓角傳更箭清宵碧宇空落花風定後啼鳥月明中海氣吞城
白場烟吹鹵紅不知桑孔外心計幾人同

徐州二逸民集

避亂微山

明徐州

閻爾梅

古古

冬深湖水寒鞭馬衝寒渡倘遇采薇人登山同一路

徐州二逸民集

游湖陵城四首

閻爾梅

海岳周遭萬里還故鄉雲樹夢魂閒春來蹋雪湖陵寺遙見鳧山接嶧山

誰將湖陸喚湖陵水落窪田麥萬陸亂後殘隄多寄家猶隨朔望禮神燈

洙泲分水向南來萬里糧帆一曲迴嘉靖末年沙塞後雞鳴寂寂賸荒臺

煙水昭陽萬頃漩香城隱隱住琴仙我來閒訪紅魚事偏有鄰家認酒錢

徐州二逸民集

滕文公祠

國朝總漕部院長洲

管貽荪

齊楚縱橫日尊王政獨溘荒祠猶俎豆小邑自君臣耕鑿民非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十

昔溝涂迹久湮停驂一回首未敢倦風塵

懷王策軒

策軒王特選軒字

國朝山東學政滇南

李因培

開寶風流孰與倫靈光一殿巋然存詩如老鶴松梢見官效寒

蟬葉下蹲自有文章藏石室却教冠帶向橋門博州再至人還

健真信韓嬰道獨尊

拜史忠正公墓

國朝邑人

王特選

板蕩維持見幾人隻身閣部泣邗濱却教世俗思忠毅曾許他

年社稷臣

史忠正公集按公貌寢應童子試時左忠毅公首識之曰好自愛他年社稷臣也聞者譁然後果驗

管仲墓

國朝浙江

袁枚

子才

滕邑古城東碑鐫管仲墳遙望但纍纍算辨墳與田老僧爲我

指墓在棗樹邊黃土微隆然種麥已芊芊憶昔薰沐相桓公山
高乘馬羅兵戎犧牲玉帛動海內都在青山親見中于今青山
猶未改仲也精靈復何在千年白骨化灰塵萬國諸侯亦滄海
蕎麥茫茫花亂開上卿之祭何人來清風那識齊家士過客猶
知天下才誰道功高震列國依然一死同溝瀆朝看寶玉斂璠
璣暮見犁耙碎石柳當年身作王侯佐今日人耕身上土茫茫
黃土總無言思量長令行人苦

小倉山房詩集補遺

叔孫通

袁枚

軍謀休註漢官儀綿蕞荒郊事事非三代以還皇帝貴兩生之
後腐儒稀

小倉山房詩集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十一

讀寒朗傳

袁枚

楚王興大獄薄海罹災殃朝廷誅妖逆救者爲不祥賢哉寒大
夫慨慷對漢皇自言當族滅不與人共章臣見考囚時各以鍛
鍊強考十連百千猶恐未精詳陛下問公卿僉曰大聖仁衆合
及五族今止及其身天下已幸甚臣等復何言及其歸舍坐仰
屋竊長嘆明知覆盆冤龍鱗未敢干臣願陛下悟萬死臣亦安
寒公語未終天子顏色變急命金根車自幸洛陽殿赦出千餘
人哀哀淚如霰當時無此公青天空雷電

小倉山房詩集

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形口號

國朝無錫

顧棟高

復初

滕薛邾邾併一方截長補短亦何當况從里計周量小百里曾

無七十強四國俱在五十里也今竟州府滕縣孟子曰今滕有奇絕長補短丈將
尺起五分弱也

渡江

國朝邑人 王東槐 蔭之

解纜瓜步渡風定江如砥薄霧曉濛濛柔櫓劃烟水不知舟行
速但見波皺綺鐘聲來浮玉相失近在咫尺須臾霽色開帆影互
復委回首望焦山蒼翠墮船尾

曾子故里

王東槐

六藝身通七十賢却憑質魯接心傳依稀金石歌聲在一帶林
巒繞暮烟

題畫

王東槐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十二

絕巘松生濤幽澗泉鳴玉聽水復聽風歸來理琴曲
淺水荻花岸微風一葉舟看君隨意釣可是直鈎不
野店依山前小橋跨溪口林巒夕雨過霽色淡高柳
疏樹曉冥冥空翠落階砌入山恐不深盡日閒門閉

薛城懷古

國朝邑人 郭印瑚 寶琳

迷望寒煙隔堞生斜陽影裏認空城荒台寂寞曾歌舞故壘蕭
條幾戰爭百二巖關嗟虎視三千食客笑雞鳴誰憐一曲雍門
後牧豎猶能說盛名

送別彭少韓明府四首

國朝邑人 黃來麟 冶山

朝登叔繡城下見古阡陌荆澗西南流荒荒遺陳迹鯤鵬化溟

海倦息垂雲翮三日沛甘霖萬物生光澤春臺連夏屋崇墉矗
百尺西成納禾黍東壁開圖籍搜岩采貞松霜雪凝寒碧善國
二千載俯仰感今昔

昔聞張季鷹秋風念菰鱸亦有賀季真黃冠歸鏡湖祖帳東都
門賢哉兩大夫纓組詎不榮執掌非良圖安仁令河陽栽花為
親娛一朝賦閒居嬉弄老萊烏孟嘗既云往合浦無還珠稱兕
躋公堂古懷重躊躇

狐貍石可礪不如口中碑昭陽湖水深不如去後思豈無竹馬
迎但願歸來遲北堂護草榮日永春風時慈雲覆天姥汎影流
霞卮焉用解牛刀恢恢烹伏雌腐鼠嚇鷓鷯桑杜久摺持陰雨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十三

天道公曉曉懷吾私

西江一片月照影南梁水天遠四無雲沙岸平如砥微颺散幽
芳葱蒨多蘭芷當時鸞鳳儔戢翼棘與枳逝將投華簪忽如脫
敝屣春來桃李花新陰在尺咫白駒不可留蕭蕭班馬起明日
月東升相望隔千里

陳烈婦詞

彭明府名斗山在滕多惠政以告
彭明府名斗山在滕多惠政以告

烈婦邑重數月生王昉女幼端莊知書十八歲適鄒
邑陳重數月生王昉女幼端莊知書十八歲適鄒

又緜良久乃雖自是婦代子職者數年翁姑自緜是為祖姑
又緜良久乃雖自是婦代子職者數年翁姑自緜是為祖姑

黃來麟

月十七年二日

嗚呼陳烈婦王氏女子歸半載餘分飛鳳凰侶王家龍山陰陳
住龍河湄山容無限愁水聲亦何悲掩我明月鏡佩我黃金玦

雙燕舊棲梁一顧腸斷絕嗚呼陳烈婦死殉夫排闥叩天救復
蘇泣受父母訓黽勉奉姑嫜兩世藉扶持十載稱未亡身未亡
心已死舅姑祖姑相繼歿迷茫泉路行復止性堅於鐵志潔於
雪窀穸既營從容引決嗚呼陳烈婦生命亦何苦三死良獨難
一瞑遂千古

臺上莊

張傳為純偽居丞相

黃來麟

當年幾許興衰事故老猶傳燮理才萬派泉流環作鏡四山嵐
氣鬱成堆浮雲變滅隨殘景斷碣荒涼蝕古苔曾否有堂誇晝
錦春風滿地野棠開

薛公祠

祀孟周馮君配

黃來麟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十四

土木更相笑君行獨奈何鷄鳴催夢短狐腋累身多流水餘焦
尾青霜冷太阿夕陽荒壘在躑躅聽樵歌
肝膽向誰是風塵知己難秋風寒兔窟落日話魚餐隔代猶臣
主登堂肅佩冠素琴聊自撫流水不輕彈

病中感事十八首

歲辛酉南北諸匪再擾滕孤城僅完
秋杪官軍逐之始沿湖北竄余時臥

彌月長夜呻吟得句成篇拍之數日
復端緒紀時變云爾復月二十六日

黃來麟

嶧陽鶴唳雜風聲

嶧匪自二月初下旬掠滕
南疆三月二月初焚近郭又聽荒鷄跼二更數月

來鷄二捲地烽烟沈落日

初八日南境連宵刁斗咽孤城城上

更輒鳴

鐘傳更以牛中流莫障狂瀾倒隻木難支大厦傾善國古封三百

里何堪蛇豕日縱橫

城頭塵壙掩旌旗倒海排山虜騎飛賊數十里慘說大彭銷霸

業驚傳新鄭啓戎機村墟入夜風生角賊吹竹作聲星斗垂天露

滿衣守丁離築口鴻雁北來皆避影誰馳羽檄出重圍飛書告急

狐鳴篝火又黃昏四顧平原有燒痕密樹戈延桑葉路亂喧簫

鼓杏花村賊掠得梨園部半川月白國殤骨數點燐青倩女魂

鹿筵餘生依雉堞濠依城下夜深嗚咽久聲吞

斫盡垂街網戶枝幾家烟竈依神祠難戶託居神廟官諱伐打

頭風緊傳餐後始深丁天曉各飲水一沒髀泥深勸糶時雨後

行出勸虛鏡垂光照狐鼠奸搜得內廉泉分潤起瘡痍給錢百文

官捐二千陽城自署催科拙力請上憲得杜母清名在口碑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十五

叔繡城連古上宮萬家園闌九衢通南梁水綠都成綺北閣山

黃欲化銅燈市響騰珠絡鼓酒壚香引玉花驄可憐一炬成焦

土曠有長橋掛斷虹初議築東關外郭不

拜賜人爭賈勇登城頭甲楯五千增初守增四倍班聲未走來

朝馬時賊困彌劫火仍留徹夜燈牆外垂燈同錢過清明真

白打自人給工食其老糶蒸餅餽當紅綾糜食人爭買之不軍

書濫上三升考保諸任事墨守何嘗九拒能

塞上風高捲陣雲四圍郊壘尙紛紜那同函谷關中險何處棘

門霸上軍夏鎮青山頭垣短有人縋燭武缺長無客報田文是先

募人傳諭東南平林新市多戎馬惆悵天南望楚氛寇江東南

各塞無應者

乍喜憑城幕有烏

三日竄去

翻愁入市米如珠

糧價仍

燕巢已

破無完卵麥隴逢秋盡化奴

復麥田小穗長寸許

積氣凝陰原作

疹鬼宿中有積尸氣主疾疫

枯荻經雨定難蘇凋傷遺口兼多病上藥何從

乞扁盧

疫大作計

鏡破無望得瓦全潛身祇合到重泉金寒失性皆生火

山各寨

刀矛昏夜吐火光如燭或如螢火

玉碎無瑕竟化烟赴井者甚衆

白屋有時來

鶴弔青山隨地足牛眠

葬以日計雖世族不能卜兆成禮

幾多姻舊從頭數四

月春歸叫杜鵑

滿座春風撲絳紗自經離亂各天涯賦應感遇成枯樹詩有宿

盟拜浣花斷梗浮萍先避地羸膝躡屨又還家

子亂後見同學諸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最憐血碧王孫草

趙子文瀾劉子玉封

流水無情奏伯牙

春帖曾看門榜新同堂同作太平民

先生逢全盛世老作太平民

逾冠弟晨

恩恩五十年前事望望三千里外人

南省盜發弟晨

庾亮寶僚俱白首鄭元鄉里半黃巾芳園桃李今凋落

伯叔

已前卒印兄病過賊傷頭目數月始得痊

何處桃園許問津

魯子芮元寓書

寂寞高閔夜不關蹇驢破帽幾生還空教精衛填滄海無復餘

糧草名種首山

富室以被掠皆貧

死國汪僮悽馬革離家蔡女泣刀環依

稀畫棟雕梁處指點頽垣敗塔閒

憶昨連天震鼓饒徒勞芻糗峙三郊摸金到穴鬼應泣

置摸卓時

搜粟沿門

漢武帝時置

骨重敲

釋名打飯門

夏鼎神姦託

白社鄒匪據山濮州妖燄起黃巢曹匪號東來未築封鯨觀南

伐誰徵縮酒茅

天上遙瞻節鉞臨甯州駐節濟安危須仗老謀深縱然湯網煩

三解豈有蠻酋待七擒後鄒俱投首先中旨昨聞誅貳負誅元惡

三人除投太陽今見靜羣陰中興列將皆韓岳忍使神州竟陸

沈

濁酒難澆塊磊多看天孤倚劍戔戔征南大帥殲豺虎十月官

逐北全軍列鶴鵝城西鄉兵合捕幾見羣空燕市馬虛傳舍

返魯陽戈書生有墨當磨盾未減雄心奈老何

兵燹游魂未大招閭閻生計轉蕭條佃山種豆籌車歇農器皆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十七

補屋牽蘿風雨驕入好者草戶釀金錢初稅畝天連室壁作元

枵心寒不待冰堅日侵曉履霜過板橋時兵餉支細始

莫待秋高始防秋危巢桑土費綢繆補牢未免亡羊悔曲突何

當借箸籌東北環山排雁塞西南隔水畫鴻溝平壤山湖築荷

戈負耒耕兼戰自古錢王有壯猷

矛戟摧堅弓挽強由來險不恃金湯非關鬼蜮能含射無邪實

以嚇詐坐使鷹鷂得飽颺賊所至窮鳥尙憐三市繞安人終賴

四維張浩歌聊當唐衢哭白髮蕭騷對夕陽

高太守熙詰五古一首 國朝清豐 胡魁鳳 桐岡

滕侯敷教澤流風亦孔長篤生高太史氣概著文章儉節復正

直太守守巖疆皇室蒙優待掉首歸故鄉

達觀園
詩草

記

凝道山房記

元 吳 澂

永平鄭侯鵬南嚴重清謹爲時名流而不以所能自足也謂仕必資於學學必志於道別業在滕州築山房爲游居之所取子思子之語而扁之曰凝道不遠二千里走書徵言於予夫世之成室屋者往往有記記者紀其棟宇之規制營構之歲月而已稍能文辭者可命也而奚以予言爲侯之意寧不以予嘗講聞於儒先之緒論而欲俾言其所謂凝道者乎嗚呼道不易言也言之易者未必真有見也非真有見而言是妄言也而予何敢

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認乎雖然侯之意不可以不答也詎容已於言哉請言其似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沈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爲冰則器與水冰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於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於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爲

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修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體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雖然此非可以虛言亦在夫實爲之而已矣斯道也人人可得而有也况如侯之卓卓者哉其爲記也予將驗

侯之所爲侯名雲翼今爲江南行御史臺都事延祐四年臨川

吳澂記

元文

天心水面亭記

元虞集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勅臣集書其勝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書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庖羲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

安且成矣斯二言者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子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午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以月窟臨天根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閒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可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拂嬰於揚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詠歌之

山東舊志

序

黃禎卿文稿序

明徐州

萬壽祺

年少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二十

甲戌春黃子射策稱上旨使以進士就官縣令當是時天下事方起大尉策楚蜀盜賊治粟急財賦將作營治諸陵持祿沿歲張舌議論事增多而功不成嗚呼此非今日之故也今國家所急者才非其才而人非其人挾持文字以爲仕媒私門獻遺不擇賢愚庶幾得當卿士耳於是富賈論金錢貧窶習僂僂美冠服持刺伏謁卑者驕親戚尊者高坐自如躍馬長安中如是而已烏得所謂賢智之士沈幾深謀遠念國本者乎所謂賢智之士方窮居時誦讀閒暇揣摩當世之務知所緩急矣一旦服官有民社之寄好爲持正赴急國家是以出有可稱政多令名抑或生當窮愁居非平陸內鮮室家之愛戀外丁干戈之因循身

在患難達於通俗頑類竊發增年累歲方此之時左右爲棘履危蹈驚達夫以才免而貞人反躬予觀古之君子蓋嘗有之矣他日臨政治民放寫己之所遇勤志飭事底於有績夫六經本於憂患而五德並用治術知此者雖日敏於應物而文章必深故曰鍊之宿昔布之當事心志冥冥大業必成此之謂也予少時與黃子同舍讀書徐州久之各散去癸亥山東盜起黃子與老母幼弟避難楚州予亦避難同舍止宿盜平歸故鄉縣令督諸生城守身雜矛盾之間數歲當是時黃子少孤弟病且死廬舍田土疆理大亂以次清治之鄉人有壯夫好爲不善犯黃子黃子自如自盜起以來至於射策稱旨凡十有一年皆膺患難

暇時出所藏書讀之蓋嘗悲泣流連矣夫知術之士好說隱僻未有當之得度周旋其內者也君子觀人國家之際理有並致况乎理戎郊而色滿志念深沈而不足以當大事乎今天下品節才智之賢者以次出不可多得然皆少年如黃子其一也國有老成人民之典型乃金錢偃僂交錯以爲功名將焉用彼嗟乎用者人耳而才不稱焉猶可言也人與才多放巖穴而國家空虛苟生所以寒心不在是乎不在是乎黃子用而同輩大慶以爲行道之機兆於此若夫規摩世本出入經傳言爲道儀志必國論見者皆知之雖諸先正久必稱焉蓋流涉古今之事沈浮正變之術繇其一端不可殫盡自文義觀之效可睹矣

王蔭之之母壽序

湘鄉 曾國藩 漱生

壽序非古也明歸太僕數鄙之而數為之以為崑山之俗張此尤甚閭巷之士狃於習而不求其說立言者雖知其事微薄而不忍拒孝養者之請牽率以從事宜者也當是吾同年王君蔭之以其母黃太安人之壽屬余為序云蔭之知言者也不宜循世俗故事以娛其親仲尼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積習染人甚於丹青久矣雖為父母者亦皆以生日為慶以文字道其生平為祥人子因而順之不亦可乎先是贈君琴雅先生之棄養蔭之與其中氏皆未冠季尚毀齒耳內而饘粥零雜外而

官租私逋皆太安人推畫之贈君以然諾名鄉里宿負故無券主者以是弛責太安人曰夫子信者也是固然無疑立貨別業盡償之贈君疾革命曰雖飢寒毋令吾兒負學家故微也又歲經水潦益流落太安人力支之卒不令諸子遷業初服舅姑之服繼服夫之服哀毀至矣皆節以禮喪女子者四喪子婦者五悲傷之餘亦以禮裁之蓋蔭之之為余述者如此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方贈君顧命諄諄豈必後嗣果自成立今蔭之通籍為 天子近臣文章爾雅率諸弟子姪為純樸之學所謂代終非耶 國家以大器儲詞臣不殺之以吏事使之優游成德以養公輔之望至深厚也以國藩之不肖謬廁斯任無足言矣

如蔭之者當博觀約守仔肩天下而後無忝是職不然彼太安人時時稱贈君之末命以相申儆者豈徒在祿仕通顯也哉歐陽公之母常述父訓以教子卒爲有宋名臣彼何人也吾何畏彼哉蔭之誠能日進不怠太安人當益顧之適志怡然忘老矣余承蔭之之命終不敢以世俗之義爲長者誦也於是爲道其太焉者

曾文正公全集

送王蔭之檢討假滿入都序

國朝邑人

孔廣珪

借山

世以鳳爲祥鳥與麟並稱傳曰聖人在上則鳳鳥至麒麟遊於郊藪堯舜文王之世可考矣夫子歎鳳春秋成麟實見焉韓退之以麟出不待聖人爲不祥余考麟之爲物不範馳驅不登鼎

俎鄭康成麟鼓郊天之說世儒非之其不適於用也蓋審苟無用雖在聖時亦可謂之不祥翰林固士大夫之麟鳳也其職於古爲史官責甚重自承明金馬以詩賦供奉居是官者辨鼯鼠對白麟和其聲以鳴盛而已問以君國利病生民疾苦茫然如墮烟霧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其有用與否吾不得而知也然且高其格逸其身登台輔參樞密卒由是進豈朝廷設官別有說與抑賢者當之必有異乎人之爲之與王子蔭之豐於才論古有識每與余慷慨言天下事官翰林五年兩省其親於里不數月輒歸曰吾不可以曠官也余與王子文字交得過從問都中故事王子曰館中多暇受職後詩賦亦不作作必嚴忌

諱無規勸旨淹雅者訂廣韻之聲辨說文之字他無所事事嗚呼此麒麟之頭角鳳鳥之羽毛耳有用與否吾不得而知也蓋仕學之分久矣列庠序登賢書者埋首帖括中不能識一經濟字一二高明士非泛稱考據卽僞託性理一入仕版同歸無用迷罔惶惑悵悵其無之吏胥舞文持其柄而傀儡之滔滔者皆是也人才敗壞政治不古若實由於此今翰林端居多暇日讀有用書交非常士擴其識練其才以儲其用庶無負朝廷高其格逸其身教而習之之意古人學而入官未有以官學者以官學惟翰林其可哉吾聞麒麟好長鳴而唐之仗馬聞聲輒斥李善感處諱言朝以諫顯天下比之鳴鳳得失毀譽不同如此二

者將安取法焉莊子曰鴟得腐鼠鸚鵡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夫鳳之與鴟無用則一卽食竹棲梧亦與腐鼠何異其嚇之也固宜爲鳳計者將與鴟爭食乎抑自愛爲鳳而勉於有用乎方今聖人在上稱太平祥麟威鳳應運而出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詩曰交交白駒繫之維之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王子行矣吾將拭目而觀其祥也

碑文

公坊碑

黃來麟

在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本於天率於性惻然有所不忍介然有所不屑而其發也貫金石光日月泣鬼神感風雨自

古磊落奇節之士往往一意孤行遭時蹇難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死皆期於成仁取義而人道立焉孟子七篇昌明厥旨於滕曰道一曰性善夫無古今其道同無男女其性同婦之與夫禮爲敵體終身無改故曰所天一旦執手彌留生死永棄名以未亡列於窮民 國家道化懿隆士民廉孝有義行准歲時以 聞表厥宅里其貞女節婦年例符者請 特旨建坊誠以天地有陰陽剛柔而成男女苟葆其惻隱羞惡不忍與所不屑之性於盡人道無二也夫人生際承平保室家習勤苦箕帚井臼亦已樂矣不幸白髮在堂黃口在室一弱女子播挂其間覈覈踽踽固人情所不能堪者彼非能知詩書明禮義則豈以

半生之苦易百年易盡不可知之名其於飲冰茹檠毫髮無補然而艱難千狀甘之如飴甚至仰藥投繯引刃溺水殞其身而不恤者何也誠以本於天率於性其中有所不忍與不屑故也然則人道之立豈不賴此婦人女子哉吾滕以節孝旌者坊相望然計通縣歲舉不過一二人或數歲一二人何者窮檐隘巷之間力既不足 上閔又坊費動以千計必其家衣食裁足有賢舅弟子孫而後得藉以不朽耳蓋志乘不修幽光潛德滅沒而不彰者多矣 皇帝御極之十有一年江右少韓彭公初以進士知山東鄒平縣事遵江蘇例舉節婦二百七十二人復牒請上憲移諸州縣總坊之例始無不聞滕邑凡八保爲社七十

二采訪事以數人領之各舉其鄉期無遺濫論者或憚其難曰顧安得江右彭公來庶克有濟旣而余客燕市旅次閱邸抄睽縣新選江右彭公也時同人方讌集罔不起舞浮白額手稱慶曰事濟矣是殆天意非人力也及歸以稱祝謁公語及之公曰易易耳第以冊結來迺呈公公以年例詳核取擇審慎郡司事悉身任之 旨下又三年而告成坊高二丈一尺有奇廣丈六尺有奇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六十爲錢三千三百七十八貫鐵三千二百斤錢三百八十貫土之工九百九十錢二百一十三貫石灰二萬斤錢百貫爲杉木畚櫪橐索諸物食費通計錢五千貫節孝已故二百七十七人見存三百七十一人貞烈四

十一人凡爲貞孝節烈六百八十九人序書於坊至限於年例格於見聞梓里幽潛闕略不少而於 聖天子型方訓俗之心賢宰執宣化承流之力則亦可以無憾也已彭公名斗山字少韓道光己丑進士其令睽也廉能多惠政是尙非犖犖大者要之本仁義以立人道廉恥之原固政教所從出也工成勒石紀我 皇上如天之恩暨我明府彭公之力與夫同事諸人所以奉行之意庶幾百數十年後有踵此而爲之者是爲記

陳將軍生祠頌

有序

黃來麟

伊古豐功駿烈有大造於斯民者莫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飲食祝之馨香奉之生祠之設其

諸緣情而以義起者歟恭惟我將軍陳公名國瑞號慶雲湖北應城人年十五崛起戎行戰功卓著削平江南賊圩數十致身大帥初姓黃氏以朝命歸宗於陳同治癸亥督師山東破郟之長城賊蘭山之中村賊盡平沂州境當是時二東蠢蠢而鄒之白蓮賊衆稱鉅萬因山爲砦廣六十里爲害尤劇將軍駐節縣城遇士庶如家人且曰吾何能今奉天子威德志爲民除患其各強爲善人心回天意自轉耳遂以四月廿三日進軍營賊砦東南敗寶泉峒援匪復連戰毀其外垣生擒巨猾劉雙印六月十七夜大雷雨將軍身先士卒入其內垣賊部落十餘皆崩潰退保猴子山凡鏖戰仰攻八十有餘日以七月乙卯盡俘

其衆天生將軍扶社稷救生民最爾之勝曾不足爲將軍輕重然滕之民仰之畏之敬之愛之庀材鳩工奔走偕來謂祠之建必不可以已不浹月而告竣於是咸拜手稽首獻其詞曰一元幹運萬物亨毒有平而陂無往不復皇朝肇造歷二百年極熾而豐孽芽其閒象郡桂林勾吳於越烏合狐鳴乘間竊發么麼延蔓小東大東鼎沸魚爛千里傳烽嗟我滕民暴骨原野燎之方揚屋無全瓦白蓮在山猶虎負嵎亦豕而突邑里爲墟蒼蒼厭亂篤生賢傑束髮從軍十年建節一呼奮臂萬衆同袍大江以南稂莠載薶旣平海沂遂臨沈土夾道焚香爭先快睹將軍曰嘻勞我士民迺以閒燕進厥耆紳所云伊何廉節忠

孝其所感人匪言匪貌仁信智嚴允文允武市肆無驚百姓安
堵碩鼠碩鼠將食我麥赫然電發鵬搏六翮賊衆怙險張如蝟
毛蠕蠕蟻附乞乞墉高火繖當空溽暑土潤跣跣捐甲揮兵竟
進銃礮星飛矢石雨下嘽嘽焄焄行無留者賊恃積困缺我斧
斨載翦其翼載扼其吭戰苦雲昏更三卯酉摩壘靡旌殲乃渠
首頽風焚輪天大雷電百靈恍惚龍蛇變幻夜半傳餐師興雨
降批亢擣虛月之旣望惡鳥焚巢尙集危木狡兔不死假息二
窟再接再厲是忽是絕炎燁熯蓬沸湯沃雪言發其粟衆士素
飽言散其積三軍鳧藻櫓槍淨掃日月重明滌瑕蕩穢山高水
清昔者豺虎吮血摩牙今則逐之不啻鷹隼昔者流離魚赭其

尾今日歸哉盍旋而里昔者丁壯輓粟飛芻今安其居或息於
塗天人協應應在年豐稻梁黍稷彳彳矜矜滿篝滿車如京如
坻白髮黃口含哺以嬉諸福咸有四民太和庠籩里豆下舞上
歌孰云有衣將軍衣我孰云有食將軍食我我民疾痛將軍體
之我民愚懵將軍啟之將軍之德藹若春陽將軍之威凜若秋
霜在漢馮鄧在唐李郭圖畫丹青雲臺煙閣將軍之志乃在退
閒留侯辟穀鄴侯還山性以道合神以天全遊方之外亦佛亦
仙小民怨咨而胡云云天下黔首俟命將軍江湖水深鯨鯢所
宅疇纘禹績奠此下國妖日夜出關山草枯疇挽羿弓墮被九
鳥孰實生我渺渺予懷壺漿簞食願將軍來孰實安我汔可小

休高牙大纛願將軍留將軍其來民心咸喜將軍不留民望已矣鴻飛遵渚于汝信處南梁之陽爲將軍宇鴻飛遵陸于汝信宿上宮之側爲將軍屋邈茲數椽有堂有階文公井地猶見古臺撮土附山一勺注海塵露則微海山千載名在鼎鐘助垂帶礪綿我皇祚永永勿替

重修滕縣城碑記

碑在城垣上魁星樓旁

邑人

黃來晨

歸海

城者成也保大滋豐是圖又盛也復湟綢繆是慮王公設險聖人域民非偶然矣滕錯壤山湖閒幅幘四百餘里上達燕冀下接江淮冠蓋通衢咽喉重地南北一大關鍵也縣城溯自乾隆戊子後相習承平莫肯收拾草罽雨浸日就圯矣比年奸宄不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一二十九

靜竊據地方烽燧屢經迺以雉堞崩剝斗城孤懸幾何不阡危乎觀察立山黃公前任是邑當豐口漫決賑恤是急議修未果歲癸丑司馬石渠張公莅滕下車之次日登陴周視心焉駭之廣延紳士而坐語曰吾來爲一邑主與諸君子同休戚國家多事帑藏不足疆圉未固有叵測可若何衆唯唯又曰人情難與圖始患在苟安耳倘得一我心力各思自奮勿憚勞勿避怨事雖難克濟今者頻奉勅旨軍需城池諸大務捐輸者從優議敘我輩食毛踐土二百餘年人孰無心豈甘自外沉且自爲功名身家計耶衆唯唯又曰城大功也非重資莫辦與築室異用匠作鮮能者吾任汶上坏城垣授役皆熟手吾將召之滕當災

侵之際藉工代賑民悅易使非壞不得更稍壞不得漏侈則中廢儉則終隳勞擗力均工堅料實諸君子不得辭衆唯唯於是立簿於庭首倡捐三千金俾分諭四方有力之家閱五月陸續呈報得三萬金公喜曰濟矣聞前此捐修文廟修志書修石梁創建公坊續立賑局動盈鉅萬今又重累田閒誠不得已吾始願不及此今如是滕真善國哉於是分局授食課直授錢獻饗埏人輸石砲人呈灰鍛人伐卉柞人以及甄瓴鐵鑊畚揭餼糶之屬日計千餘人各執役事翕然競趨自甲寅二月興工迄乙卯七月歲事崇墉修塹傑觀複垣千雉歸如百堵截如高樓聳如偉哉壯哉將以啓文明大豐豫不啻苞桑而四維之豈徒銷

不逞備外患云爾哉告成之日老者扶鳩杖幼者騎竹馬士女車牛來觀者轂擊肩摩城上下無隙地僉曰非我公之力不及此我公來甫三年卽擢陞任去乃不惜拮据經營與我父老子弟奠安室家治謀數百年之久可不謂賢父母哉托庇宇下亦得備員其閒爲文紀實以告來者

奏議

請剿禦流寇疏

明御史邑人

張盛美

爲流寇之焰已深勦禦之着宜實乞勅當事諸臣盡洗向來欺飾之習蚤奏蕩平以救生民湯火以杜宗社殷憂事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虛恢無用人臣之罪莫甚於欺飾不實臣以鹿鹿

外吏伏蒙聖恩拔置臺班感激之私報稱無地適值流寇肆橫羽書旁午他未及擗發年來積弊即就流寇一事言之則欺飾莫有甚焉者也每思流寇發難之始不過數百人即可撲滅耳地方各官皆以鼠竊狗盜置之度外迨養虎遺害莫可收拾六七年來發兵徵餉殆無虛日若實圖撲滅亦竟可撲滅耳不虞將士貪利而遺功督撫喜捷而忘戰今日曰堵截明日曰奏凱乃生民日見消耗賊黨日見鳴張此中情事有不忍言者臣聞賊到之處盡飢民以爲應罄蓋藏以爲食攜婦女以爲樂旣空一邑勢不得不轉而他郡旣空一郡勢不得不轉而他省欲飽而颺颺脫何用我兵未嘗與一接刃對壘乃曰能逐之出境此

年來堵截之說也兵利賊之所有縱令刦掠俟其志滿而拾其殘瀝婦女之美好者獻之主將以其餘者自奉貪淫驕縱復何顧忌是以賊轉東則西報捷矣賊轉南則北報捷矣甚而窘其女卽殺其父淫其妻卽殺其夫以飾首功燴燴遺黎旣以室家燼賊焰又以性命供兵威故民之苦兵慘於苦賊此年來奏凱之說也將士以此欺督撫督撫以此欺朝廷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遂致賊勢燎原不可嚮邇今且焚劫祖宗湯沐之邑震驚陵寢東逼漕道此畏常大變眞可痛哭流涕者也業蒙皇上念發祥重地赫然震怒調兵發餉旣衆且厚計諸臣凜奉威靈滅此朝食在此一舉臣猶鯁鯁過計者惟恐諸臣仍沿年來欺飾之

習彌縫罪過則國事寧堪再誤哉臣願皇上破此欺飾之情良亦非難如堵截者擁兵界上以一人一騎不入爲功若賊既蹕入一經焚劫墟里爲烟無論賊不逐而去卽能逐之而去仍當以失機論如是則不敢復欺以恢復之美名而飾其袖手之慘事也如奏凱者必以廓清掃蕩四方寧謐爲期若今日報數級明日報數十級皆殺良故智徒掩流寇之口大傷百姓之心仍當以失律論其閒卽眞有小捷止許督臣紀錄以俟類敘不得數數馳奏以開冒賞如是則不敢復欺以斬獲之微功而飾其淫縱之大害也又專以堵截責撫臣專以追剿責督臣堵截既堅而後追剿者不以壑鄰遺患督臣又當以寇至爲界不當以

五省爲界前後邀擊而後堵截者不至孤撐敗績彼此合心左右相救我之兵餉將材原足辦賊但一洗向來欺飾之風自不難勒目前掃蕩之功也臣又聞賊之所到不攻而自破者皆內應之故官之爪牙皆賊腹心內難不清守安得固其禍始於衙役互構惡少歆盟結會動以千百平時已包藏禍心應亂卽爭先攘臂此風處處皆然臣鄉尤甚故幸未發難也以鞭箠制之而有餘倘埃其已決裂也雖干戈取之而不足及今宜速制其渠魁散其黨羽以消亂本如使賊來無導無應何至攻取如摧朽乎伐隱憂以固人心此尤在撫按嚴責有司者也然臣更有請焉臣李鳳五載土俗人情頗悉其槩大抵地荒而民窮好訟

而喜鬪然猶知畏法守畔無敢

我國家二百

六十餘年以來兵火不到園陵佳氣葱鬱日隆卽先年師五曾亂毫境劉六實寇宿靈皆未過淮南半步動郡中一草一木也雖爲百靈呵護亦因民業蕭條無可涎慕今益以連罹蝗旱生事益微豈反足以致盜乎蓋有故矣中都設有留守司以固陵寢鎖鑰也又設守備大監以司皇陵祭祀也皆不干預民事一切詞訟自有司存從內臣楊澤到任二載外聽中里侯定國撥置內受書辦張弘道從史大開告誥之門橫張貪漁之焰一紙蜚語一家之產傾矣數經攀纏一路之產傾矣始猶行於郡城旣而及於州縣賣兒鬻女四境啼號臣從昨歲六月離任之後

聞益復無忌故被害之家恨入骨髓昨冬未殺侯定國之數日徧揭匿名傳帖云某日殺侯中軍某日殺楊太監張書辦通國之人白晝如狂迨定國果殺矣乃焚香頂禮以迎流賊土人之亂十五日先發羣寇之鋒十六日始到焚掠屠殺慘動天地激變釀禍之誅尙容稽乎今楊澤已蒙明旨議罪可謂網恢不漏臣更何言但前車可戒後蔓宜圖乞皇上於另遣之日嚴禁民事之干止修祭祀之職庶大姓無身家之懼小民免性命之虞仁湯沐以固根本眞靈長萬年之慶也不獨此也臣素悉鳳之宿州地畝無冊豪民之吞併無忌有占耕不糧之地有苦輸無地之糧者靈璧縣十年拖欠錢糧莫可究詰有空敲良姓之骨

徒飽胥吏之囊者卽一州縣之糧地狼狽如此安保他州縣不類是乎此皆人情怨恨之端釀亂之漸也一聞焚擄易於鶴風亦事之無足怪者臣向日痛恨此弊每向州縣鬯言之皆唯唯而去未見之舉行若及今不急均田清額害焉安極伏乞皇上垂憫災疲之地民病不堪再困嚴諭撫按速行各州縣稍俟賊平之日卽爲清丈詳定賦籍各給絲票務令積弊盡除以甦衆苦以慰輿情所謂善後事宜也又多選甲科之有才品者錯布於州縣則其經營拮据安集勞來與民更始必有一番新政自不至如向日乙榜明經輩憤憤忽忽呼之不醒徒遺害地方耳此皆欺飾之習宜破者臣因策流寇併及之伏乞皇上採擇施

行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瀝陳山東地方官玩縱盜賊疏

國朝御史
邑人

王東槐

爲瀝陳山東地方官玩縱盜賊措置乖方請 旨查辦仰祈

聖鑒事竊惟捕盜係州縣專責而振厲督率則在乎封疆大吏

臣聞山東捕務廢弛已極該地方官毫無振作以致盜賊縱橫白晝搶劫之案層見叠出七月間在平之舊縣有會試武舉被劫一案又在平南關有搶劫錢舖一案賊衆二三百人各帶白帽該縣把總帶兵捕拏賊分其半抗拒官兵其餘搜括財物竟飽所欲而去在平爲之閉城一日又東平州之沙河站有搶劫當舖錢舖一案賊衆四五百人皆以紅線繫髮自辰至未搜括

各舖贓至六七千兩是時東昌府東關亦被搶劫八月間平原之腰站有客車七輛被劫一案又有賊百餘人搶入泗水境該知縣帶役追拏賊開鎗抗拒人役驚散知縣逃入民家賊牽所乘馬去遂入曲阜之董家莊搶劫兩輿順錢舖事主受傷者四人九月間有賊數百人屯聚東阿之魚山賊首一戴藍頂一戴紅頂帶領數十人入坐鹽園客舍索銀三百兩該商不敢爭持湊付銀二百兩錢一百二十千從容攜之而去此_臣所聞山東各處盜賊搶劫之情形也再以_臣所居滕縣而論五月間有搶劫紙房村居民周姓一案南沙河有前任浙江藩司存輿行李車被劫一案六月間南三社有搶掠段姓幼孩二張姓幼孩一

勒價取贖二案賊首一係李姓一係許姓涼水泉有客車三輛被劫一案贓千餘兩七月間有嶧縣知縣馬有綬行李車被劫一案八月間有搶劫級索集布舖一案又有賊百餘人在官橋店住宿外插替天行道旗號遂於次日搶劫臨城王姓油舖趙姓錢舖李姓貨舖各席捲一空又有賊數十人搶劫沙溝郭姓貨舖經該汎都司帶兵捕拏擊斃十餘人拏獲二人賊始散去而是時東郭村又有賊匪拒捕殺死事主一案連月劫案多至十餘起一縣如是他縣可知矣原盜賊之所以熾皆由於大吏彌縫粉飾惡聞報盜因而各州縣多方諱匿縱容不辦而盜賊反爲得計卽如存輿行李車被劫一案經署滕縣事繡綸賠銀

二百兩其案遂化爲烏有此風各縣皆然盜賊援爲口實凡劫奪行旅輒曰令知縣賠汝賊勢焉得不張乎又如甯陽知縣陳鑑之妻弟協同該縣兵役拏賊在白馬廟與賊遇被賊搶戮身死屍橫於路該知縣不敢直報但云家人犯病墜馬自傷如斯諱飾非上司惡聞報盜何至於是而臬司徐思莊又以欲擒姑縱欲取姑予之說曉諭居民據所刊告示巨盜進莊勿許驟攫其鋒致被拒傷逮其將去分攜贓物不免累重居民卽鳴鑼喊捕跟蹤不釋無論二三百里必其氣餒力困然後兜拏各州縣得此告示懼長賊氛不敢張貼其措置乖方可知巡撫崇恩有統轄全省之責此等情形何得置若罔聞近者直隸河南奏辦

盜賊皆指言出自山東該撫平日所謂整理地方者安在若謂山東查拏嚴緊盜賊逸入他省何以數月以來並未聞該撫奏辦何案奏參何案又如鄒城民人禱方溪赴京呈控一家被殺五命一案賊首李貫五尙在未獲而知縣崇亮改調滕縣巧爲開脫使置身事外該撫但知爲屬員規避處分而於奉 旨嚴拏之案竟不從實辦理其意何居上下相蒙習爲罷軟致使山東一省半成糜爛臣聞各處盜賊多者四五百人爲一股少者亦七八十人有捻匪有掖匪有梟匪有腹匪爲首者有仁義王順天王大將軍小諸葛等號長矛利銳出入濟東泰堯曹沂之間肆然無復忌憚山東地近畿輔毘連河南除盜安民若何緊

要及今不嚴行懲辦設使漸成延蔓別滋事端誰執其咎臣籍隸山東既有所聞不敢隱默謹將盜賊搶劫並地方官玩縱情形據實陳奏見在 欽派大臣前往浙江查辦事件路過山東應請 旨卽交該大臣就便查辦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明鑒察謹 奏

請予諡建祠疏

山東巡撫

丁寶楨

稚璣

爲陣亡道員援案籲懇 天恩予諡並於原籍建立專祠將該故員同時殉難之妻女家丁一併附祀以昭忠節而順輿情恭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查前任湖北鹽法武昌道王東槐由進士歷任御史給事中內閣侍讀學士補授福建興泉永道調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三十七

補湖北鹽法武昌道咸豐二年冬間粵逆竄逼武昌時王東槐已丁母憂解任墨絰佐守悉心防禦十二月初四日城陷盡節妻女同時殉難家丁被害者五人幼子王宜勒不知下落當經駱秉章張亮基兩次彙案奏奉 上諭按官階加一等賜卹於各該地方建立專祠殉節之家屬查明奏請附祀各等因欽此仰見我 文宗顯皇帝篤念忠盡已無微不至惟是該故員雖已邀沒世之榮尙未與易名之典茲據該縣紳士前任江西瀘溪縣知縣黃來晨等援案呈請奏懇 加恩予諡並於原籍自行捐資建立專祠由縣呈經藩司文彬核明具詳請 奏前來臣查 賜諡係有一定品秩王東槐官僅道員與請諡之例未

符惟查前湖北荆門州知州李楨安陸府知府金雲門死難以
及該故員同案死難之漢黃德道王壽同均經奏准 予諡有
案王東槐以丁憂人員本無守土之責竟能幫同守禦城亡與
亡實係大節無虧其妻女同時殉難被害之家丁五人亦堪憫
惻合無援案籲懇 皇上天恩 鴻施逾格 准予賜諡並准
其於原籍自行捐建專祠將該故員同時殉難之妻女家丁一
併附祀以昭忠節而順輿情爲此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直陳刑賞失中疏

世 皇朝經 文續編

給事中 王 昕

竊維刑賞者馭天下之大柄毫釐之差聖王謹之唐虞豈有過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三十八

舉必以協中垂訓者蓋至當不移乃爲得中不必是非顛倒而
後爲失中也近如山東委員高文保被殺一案經尙書廣壽侍
郎錢寶廉查辦定擬奉 旨照准夫刑者刑恤者恤 朝廷賞
罰豈不謂然第事關紀綱風教幾微毫忽之差卽不免爲 聖
朝之累此 所以深憂過計而不能已於言者也查刑律謀殺
造意者斬加功者絞乃爲謀殺凡人言之若夫奉命出使爲所
在官吏謀殺不論造意加功首從皆斬此案爲縣令者朱永康
藉事貪贓者朱永康抗不遵提解交人證者朱永康朱寶森雖
係經手過財之人於分爲卑幼於事爲聽從若非朱永康從中
主使焉敢背其尊長而致人於死卽謂高文保之死實由朱寶

森下手致命不過順朱永康之意旨倚朱永康之權勢爲朱永康之爪牙即使到案自首供認不諱正與刑律謀殺使命首從皆斬之條適相脗合况朱永康既知高文保被殺身死何故捏稟自戕既知朱寶森爲殺人正兇何難立時拏獲由此以推殺有使之殺者逃有使之逃者造意首犯非朱永康而誰夫以造意謀殺之犯被殺者又係因公奉使之人並不科以尋常謀殺之罪元惡縱情狀顯然 朝廷以刑賞御臣下凡有關法戒之大端必不容絲毫之未盡臣恭查嘉慶十三年山陽賑案我仁宗睿皇帝重惜李毓昌之死赫然震怒將主謀之知縣王仲漢斬決處死將知情之知府王穀絞決處死將下手之家丁二

人墳前正法而總督鐵保僅止失察亦發往烏魯木齊矣布政使楊護按察使胡克家僅未能指駁亦均照部議革職矣至李毓昌則 褒其忠 旌其節崇銜以卹之加擲以榮之 賞其子李希佐以舉人 賞其叔李泰清以武舉而 聖心惻然未已又 親製憫忠詩三十韻爲之闡揚幽鬱勒諸貞珉用垂不朽夫李毓昌一死耳抵其命者至四人之多蒙 優卹之典有加無已仰見 大聖人扶振綱常慮及萬世意至深遠也今嶧縣一案無異山陽而朱永康金刃殺人不同藥毒其兇悍甚於王仲漢高文保佐雜末吏不同進士出身其守正尤難於李毓昌而案情顯明昭著罪有攸關更不同山陽之案陰謀詭秘非

悉心研鞫不能得實今以造意首犯僅與失察之總督同科而所指謀殺正兇乃在遠颺無踪之人所擬加功之千總並未照知情之知府治以絞決之罪高文保雖蒙守正不阿之 褒曾不及李毓昌卹典萬分之一 臣愚以爲當此吏治敗壞人心頹靡之時以窮兇極惡之朱永康謀人至死尙不欲置之於死天下無復有畏法之吏以慘遭奇禍之高文保因公致命並未立決一命以抵其命更何以厲萬世忠貞之節近年州縣犯贓委員受賄扶同徇隱之案多矣此端一開愈無忌憚誰敢爲高文保而不爲朱永康伏願我 皇上深維 祖宗用法之意 宸衷獨斷將朱永康立正典刑將高文保破格 賜卹而承審此

案中外各員亦當治以應得之咎以爲大臣敷衍了事者戒庶國法伸人心快而紀綱風教爲之一振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疏

邵察院代奏

爲奏 聞請 旨事據山東紳士翰林院編脩高熙喆張星吉等遺抱呈李貴以殉難道員本籍專祠援案請由地方官春秋致祭等詞赴 臣衙門呈遞查閱原呈內稱職等同鄉原任湖北鹽法道王東槐山東滕縣人由翰林改官御史莅任湖北鹽法道咸豐二年十二月間粵逆竄武昌悉心助守城陷之日遂以身殉經前山東撫臣丁寶楨奏請同治九年二月初七日內閣奉 上諭丁寶楨奏請將殉難道員予諡建祠一摺原任湖北

鹽法道王東槐於咸豐二年十二月間粵逆竄陷武昌遇賊殉難業經奉 旨賜卹於各該地方建立專祠其同時殉難之家屬並准附祀茲據奏稱王東槐助守武昌悉心防禦城陷之日大節無虧實堪嘉憫王東槐着 加恩予諡並准其於原籍自行捐建專祠將該故員同時殉難之妻女家丁一併附祀以彰忠節等因欽此當卽於原籍自行捐建專祠告成已久惟地方官未經舉行致祭禮節本年八月初三日恭讀 上諭都察院奏江西京官順天府府丞何桂芳等呈稱已故知縣熊存瀚殉節慘烈本籍專祠請由官致祭並將事蹟宣付史館一摺原任直隸獻縣知縣熊存瀚於同治年間捻匪竄擾時嬰城固守力

竭捐軀業經從優 賜卹於獻縣地方建立專祠列入祀典並准於本籍及寄籍建祠茲據該府丞等臚陳該故員戰功政績著宣付 國史館立傳其原籍及寄籍專祠均由該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彰忠藎等因欽此今以該故員王東槐事同一律爲此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請代奏將山東滕縣該故員王東槐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等語 等查已故湖北鹽法道王東槐見危授命大節燿然前經奉 旨賜卹於各該地方建立專祠並 加恩予諡准其於原籍自行捐建專祠茲該省紳士援案呈請將該故員本籍滕縣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係爲表彰忠節起見核與成案相符 等不敢壅於 上聞謹抄錄原

呈恭呈 御覽伏乞 聖鑒謹 奏

請建專祠疏

都察院代奏

爲已故總兵遺愛在民請准建立專祠等詞據呈代奏一摺陳國瑞前經降 旨開復總兵原官宣付 國史館立傳著再加恩准其在山東立功地方建立專祠以順輿情欽此欽遵轉行在案茲據滕縣紳士翰林院編脩高熙喆前署福建長樂縣知縣王宜劼等聯名呈稱已故總兵陳國瑞前隨僧忠親王來東剿賊大小數百戰多立奇功而於滕縣爲尤著咸豐年間兗沂曹三府土匪盜起劫掠橫行勾結捻幅各匪焚殺甚慘而白蓮池教匪亦同時並起四出滋擾官兵屢剿屢叛無可如何是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四十二

時滕民皆廢時失業日不聊生陳國瑞督兵進剿殲其巨魁焚其巢穴解散餘黨招撫脅從積年巨憝一旦削平閭閻賴以安枕至用兵紀律嚴明秋毫無犯雖古名將不能過嗣聞陳國瑞緣案遣戍滕民追念前功謳思弗替在於縣城南門外建立生祠設位祀之現知陳國瑞病歿之後業經仰沐 聖恩准於山東立功地方建立專祠可否准由該紳士等公同捐資將原建生祠略爲擴充重加修葺改爲陳國瑞專祠並懇奏請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隆報章等情經署滕縣知縣韓文朗詳由藩司湯聘珍核明具詳前來伏查該故總兵陳國瑞前在東省剿賊厥功甚偉業經奉 旨准在山東立功地方建立專

祠今該紳士等追念遺愛歷久彌深各願集資將睢縣南門外
民建該故總兵生祠擴充修葺改作專祠出於至誠自應俯如
所請除批飭照辦外相應籲懇 天恩俯准列入祀典由地方
官春秋致祭以順輿情至建祠經費係由紳民公捐應免造銷
理合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書札 條陳 題後 論

答黃中丞書

明開部

史可法

月初連得大教字字實心字字實著淮陽自當以台臺為保障
也至巡行以擊人心尤見提醒鄭小國耳乃有免胄之葉公法
雖非其人此一腔熱血豈惜為百姓一披示哉登津船隻已為

睢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四十三

江南取用此船當付淮上良是惜乎聞教之不早也至寬恤兩
字古之王政卽今之兵謀自當與諸公力圖之高劉兩兵眞費
處分來教所云揚人共憤日有殺傷者似亦轉移一機出示解
散已卽如教但虛言恐不濟事也吳老師尙在匡廬法屢請起
用而一時有爲異議者遂不果姑少待之法卽日請赴江北諸
侯晤罄不盡

黃氏
族譜

芻言上

國朝邑人

黃來麟

自古莠民四曰不才之民曰不逞之民曰無行之民曰無聊之
民不才之民游惰而已不逞之民疾貧而輕犯法得良有司治
之大者死小至流竄止矣無行之民狹邪博飲財盡則死繼之

故皆不足患也惟歲荐不登民無所聊動罹於法退不免凍餒
烏合狐鳴鋌而走險曩之所謂無行不才之民勢皆化爲不逞
則古今之通患矣開創之始民患其不弱優而柔之則民亦相
安矣因循以後民患其不强作而致之則民皆思奮矣方今年
穀中稔爲善良者什伯也爲宵小者二三也然天下一隅不靖
老成私憂夫蜂至細也人惡其羣飛犬至馴也有時而反齧捕
之不可盡得得之不可盡誅脫有巨猾爲之容隱則盜藪也蠹
役奸胥相與鈎結則盜媒也歲復偏災民勢日孤亂階滋長官
職其咎而莫救其患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夫治一國者合一國
之人治之也治一邑者合一邑之人治之也然則弭盜何由曰

民多良懦則盜強民皆果勇則盜弱保甲善矣使十室九空居
半流離草竊則良莠不可得而稽也常平與社倉善矣劫掠蠹
蠢動雖有居積不可得而守也爲今之計莫如分縣以爲鄉分
鄉以爲屯分屯以爲堡約十里之聚聚三月之糧官爲之籍民
藏其副無事擇鄉之廉能者主之出陳納新貴糶賤糶以平市
價藏粟之地環村爲堵堵崇雉溝環之廣深如堵其內爲閭門
門有望樓使村落大小相維可散而耕歛而入保十里以內擊
拆相聞修城浚池練丁壯實倉廩俾民有所恃以爲固城有警
近城十里皆應之村有警近村十里皆應之屯聚之區立之渠
長俯順輿情勤恤物力官寄其耳目則姦宄之蹤跡一里甲得

三千人人之情室家保聚而甘心爲盜賊者百之中無一也有
流離死亡而不懼者則千萬中無一焉貧者以身累安平之時
貧不如富富者以家累急難之日富不如貧何者懷璧不可以
越鄉譬有虎豹豺狼翦其爪牙而奪其山藪人思得而寢處之
矣飢寒與人衣食人未有不知感者也顛危而爲扶持人未有
不圖報者也薄俗自私無徵不信能輸粟者爲義倉上富獨輸
中富均輸以其餘爲器械能貸粟者爲社倉每粟一石歲息二
斗五歲還其本粟粟日漸多息日漸減自爲器械皆以人之數
爲粟之數有事用之無事貯之俾各曉然知有饑饉恃此以不
流亡有盜賊恃此以爲捍禦務農之隙率以講武任吾使者畏

吾而結以恩受吾庇者德我而服以義十里以內聲勢相倚推
而四境奉法從公則團練行矣力弱者不足用其勢不得不附
衆寡者難爲謀其心不得不同曲突徙薪則不至於延燒同舟
共濟則不至於淪胥不然富室之積拱手而授之賊強力之民
迫脅而入於盜老弱轉溝渠郊遂爲淵藪火方揚水驟決風雨
至而乘屋飢渴甚而鑽燧掘井雖欲悔之必無倖已

題叔孫通傳後

唐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
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
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

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
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
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
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
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
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
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
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
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
準於聖人將以漢制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於改作乎將不明

壇墀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
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粹唐文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
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有上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
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
閒去聲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
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
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

於心機媚於聲氣不思己之不總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
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閒去聲
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
諂卽苟而已矣是疑貳而去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
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
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
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
疑懼者邪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淮謂
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

陰侯淮南王曲逆侯是也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藝文

四十八

固之命也悲夫

唐文粹

雜記第十一

周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為孟虎齊
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為孟虎著齊衰之服者文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文之叔父也又為孟皮著齊衰之服也齊衰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
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傳魯昭公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利無私忌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郊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雜記

四十九

戰於郎公叔禺人遇負杖人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
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
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舊志傳入此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
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
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

論語按左傳哀公十四年六月甲午齊為齊弱久矣

加之伐之將若之何公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從
大夫之不言也

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語論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乞食於西周韓
慶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
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
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君不如
令弊邑陰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君臨函谷而無攻
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兵
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也秦王出楚王以為和君令弊邑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雜記 五十

以此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
德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楚不大弱而處之三晉
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
而使不藉兵乞食於西周

郭號 郭君

戰國策按高誘注薛齊邑也齊公子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封於薛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嬰子恐張丑謂楚王曰王
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
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
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

弗逐戰國策按高誘注嬰子田嬰也張丑齊臣也盼子田盼子也申縛史記作申紀

石行秦劉本作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

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為君爭於秦謂

薛公曰劉本題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觀弗

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

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

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

為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

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

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故

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戰國策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雜記 五十一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

陰勁曾集改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於齊秦趙爭齊

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

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

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脩虛信為曾為下

無劉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

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

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

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戰國策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

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魏齊韓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

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

得哉去舍也舍楚而攻秦難得哉藍田秦邑也攻秦則長安東南况於楚之故地

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

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

楚必走秦以有一告本以下急告急求秦愈不敢出則是我離秦而

攻楚也兵必有功楚離絕不救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

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

兵大臣臣曾勝有功薛公入魏而出齊女婦人韓春謂秦王曰

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秦王昭則上黨秦之有也齊秦合而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雜記 五十二

立負蒭負蒭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負蒭即魏公女子其母

在秦故云魏秦之縣也已岷欲以齊秦劫魏而困薛公岷魏臣

在魏故也佐欲定其弟臣請為王因岷與佐也佐負蒭魏懼而

復之齊復之負蒭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

奉事王矣戰國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

田嬰怒將殺董慶肝夷劉作千夷為董慶謂田嬰曰楚攻齊大敗之

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

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一作舍董慶以善魏而

疑之於楚也戰國策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開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按戰國策

注公孫開齊之公孫田氏也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五而厭之今與靖郭君策戰國

魏會錢本謂魏冉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母

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雜記

五十三

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

儀一本無

之言爲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

薛公之爲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儀一本無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也而公

請之以自重也

策戰國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怒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

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田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雜記

五十四

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爲利田嬰不

聽

戰國策按高誘注犀首公孫衍也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

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爲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

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尙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讐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蒯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

可以使太子亟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入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固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者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使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俠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

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讐也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戰國策

薛公爲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弊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弊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操晉以爲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

呂禮復用君必大窮矣

策戰國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董之繁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之毀之者也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持言也

策戰國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之闕者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田瞽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雜記

五十七

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勝譽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策戰國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子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无相

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滿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與善爲事矣轉禍爲功

戰國策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

小國英桀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誠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戰國策

魯仲連謂孟嘗君好士也雍門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

之同之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騾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膚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戰國策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戰國策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敗而興乘之是太子之讐報矣戰國策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血盟於秦是趙與

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君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

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挑梗相與語挑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土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挑梗也刻削子以爲人

降雨下溜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策戰國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待矣淳于髡曰謹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策戰國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處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

劍三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鑄與農夫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策戰國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得毋有所怨於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然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

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
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戰國策
秦漢之際

孔鮒字子魚孔子九世孫秦始皇並天下子魚謂其徒叔孫通
曰子之學可矣蓋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
仕也子魚曰子之才能識時變而不爲有用之學殆非子情也

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闕里文獻考
孔氏世系

蕭縣東南有丁公山高祖敗丁固追之卽此也因爲名

太平寰
宇記

元

潘毅碭山人大德閒任滕嶧二州牧羌庫使以廉勤稱

山東通
志雜志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雜記

六十二

國朝

劉德沛以抗漕反淄州僧邸分陳國瑞兵攻白蓮教匪乃自將
剿劉以兵法十則圍之爲深溝高塹三重環城以蹙之列營星
攢基置飛將軍不能過也劉守陴甚嚴凡謀逃降者皆阬之而
王又時時以開花礮落其城守者負闔以汲匝月食將盡矣城
中人十損其五六或曰逃死也守亦死也均死也則如逃尙可
覘一隙之生乃僞謀伐薪者相地勢夜出七百人曳柴委塹抵
死越過三重迴視蹂踐殘墮者蓋累累然衆曰安適乎曰南行
從捻乎從官軍乎曰從捻則鞭長莫及且彼挾有衆之勢此星
星者不過五百人將藐我聞白蓮池方用兵所將者皆降人也

趨之如萬分之一破敵有功則猶可生還於是緣路掠食病飢失道與夫抨擊死爲人禽去者不暇悉數也晝夜露行草宿迄乎白蓮池下簡其徒贖三百餘人郭寶昌者陳之前鋒也方蒐兵遇之曰汝何爲者也曰淄川之潰卒也問何適曰來降耳信乎曰不敢欺郭曰待吾入言之陳曰若意云何郭曰是皆賊也方其盛時雖親王不懼也今敗矣則乞降竊恐其賊性不退亟引之坑豎子耳陳仰屋視且起曰是皆從鋼火中躍出者也賊寨堅不可拔今來此吾事濟矣乃以降者分屬各軍期飽食三日決戰至期則以降者爲前鋒拔矛以登將軍仗麾督之山上礮石雨集中傷者躓而顛猶抵死力爭將軍曰可用也乃急鳴

金退兵下令曰將軍喻汝心矣然若曹力已憊將軍不忍枉傷汝盍稍休乎衆曰我等冒死冀殺賤贖罪將軍幸收恤之不忍盡吾力姑休焉將軍之恩不可忘也願卒先登奮死爲將軍殺賊閒日終以三百人力取其寨以歸然後知陳將軍用九十日平白蓮池之亂匪徒以勇勝亦以善操縱降人應變出奇故能相與以有成也

高太史文集

甲與乙相友也居並湖眉不侵爲然諾望衡五六里暇則輒過從杯罍盡歡乃去乙知甲之有女也自言其子飲旣酣相約爲朱陳易杯酒申信易杯申信者故滕俗也以爲如是足以代儷皮之禮云爾甲與乙歸各言其事初不議兩家子女年幾何也

居無何乙卒於是甲之女十九年矣乙子則過晬者也問其母已先乙數日歿矣問其家則別無隻丁且磬懸焉甲愴怳不知所出女曰父命也其可以已自整裝之乙家至則隣媪方抱兒揮涕甲亦踵至女請束編管徹衾席渴葬乙以杯杓煖粥食兒夜則襁褓之晝則紡紝軋軋以自活寢以久其知之者以爲妻也其不知者以爲母也兒能言啞啞樹籬閒則奔而牽其衣曰姐兒旣成立則出其蓄以置媵曰不可令乙氏無後迄老兒終身事女唯謹及其歿也兒喪之如喪母焉

高太史文集

李來綱字提軒世居滕之王晁家有亭皋千畝寢以久而盡果枵者之腹光緒之季西河一衣帶水不足以塹寇曹之暴客牲

牲以至咸曰燒杆聽汝但無掠李君先至者兩盜門焉後至未悉也一盜入其室手冠戴之睨而視繡蟒也卽著之乘馬而去李之臧獲者追逐之曰若固謂不掠李君今者何也盜曰是李善士李君耶我誤矣下馬脫帽及衣予之自是李君之門無暴客迹

許某晉產也將甯其親於太原而澁於囊者屢矣婦曰子必歸無羞囊吾視子孺慕之甚無以我故減盡堂上歡盍售我乎王克勤者庶人之在官者也家惟一母或者知其待室也以告許許至價於是乎成手券數楮緡八十聲窸窣持以去或以婦至至則設然以哭母曰何哀之切也哭益甚固問之以情告王仰

而思投袂起曰蓄汝者庸子也我不索若直矣促之去母喜曰能是乎則德也天必眷汝婦首頓地有聲卽去許見王之歸婦也鳴其手曰我之楮鏹已遺矣王哂然以怒曰我固不索若直而歸若婦今若所云雖巧何至是遂悻悻以去旣而有揭於市者則得其楮鏹也許趨之問其驗皆符焉盡歸之許以手半分之不可稍分之亦不可問其姓則曰徐名毓勳舊有狂疾居邑治西三里所謂西南原者也許喜甚疾趨王盡楮歸之王曰曩者吾固疑若言之讒也今知非也雖然吾不可終受若直矣遂促之去旣而王遊於市俯而視手撥之楮鏹也數之蓋二百緡持告母母曰汝失直八十天報汝以倍且過之吾言驗矣王

曰貧則貧矣奈失者何亦揭於市以翼人之迹遺也久之無說者或曰徐毓勳之疾愈矣

高太史文集

鬻茅茹者壓肩于于而由乎城東門之郭隸人宋饜而狼將讎焉故折其直不得也則怒然火一星以紙蒙入之肩茅者不知也由郭出折而北蓋居人之面郭者行數十武門焉者婦人也議價適平焉市而磨於竈觚之隅仍庀其家事如故俄而聞謔謔出出聲比隣叫號呼救曰火熾矣誰歟隸人宋者居也婦覓鬻不得哭以出宋亦喘汗奔至至則內無一簪之着焉無一椽之庇焉其接宇茅覆無一燎者

高太史文集

販夫持鹿車渡灑水哀然載者梨也起視上游大波軒然如峭

壁以進一小兒入乎齋脫乎汨將沒矣則呼其侶曰有能泐者提以出吾厚償之泐者羣趨之援出視之販夫子也救之則蘇泐者大喜曰天道也我本不取若償而甦溺者今爲若子盍出梨什一衆啗之以其半贖酒販者舍然大喜羣飲盡歡以去某甲者狼子心也一村皆畏之一夕歸聞談呼譟聲甚急曰狼齧小兒去矣突一狼斜出其旁約百步許兒肢猶若戰戰者衆招手甲疾邀之甲曰狼背無釜炊不果腹小兒將焉噬耶不顧而去至其家聞婦號甚哀所遇齧者乃其子也疾趨之已無及矣

高太史文集

張恒謙滕之朱家莊人諸生家貧訓蒙自給咸豐七年春大枵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雜記

六十六

一方無所告哺時有周姓者榨荏菽爲膏膏蓋而餅成一餅當泉八百一日賒數百餅散其族鄰比閭老幼皆活次年收債皆相視斂手恒謙乃自償之數年債始竟

徐士銘字警盤滕之南門內人原籍江蘇士銘以商業致富而性慈良嘗路拾遺金一囊坐以待忽一人倉皇至則失金者也遂與之子文洪有父風慶親王額其門曰一鄉善士

上海報某要人在中州講演所演說我提出一個人來可爲我們的模範我前年過甯夏我問地方上的人甯夏有好官不他們說光緒末年有一位高先生熙喆作知府很好高是山東滕縣人他上任時用了兩個瞎眼驢子拉了兩輛破轎車接着他

母他穿的很樸實觀他的鞋子是他母給他做的吃的也很簡單他在任最重要的德政就是爲民挖渠每日親自帶着公事一面辦公一面督率工人開渠他開的渠每年多灌五萬多畝好地他徭任的時候寧夏的人民跪送了四十餘里依戀不捨好像失去父母一樣你們想一想寧夏作知府的人前後有多少但是他們都沒有稱贊的爲什麼獨獨高先生遺愛在民呢這就是他節儉勤苦的結果

高熙喆字仲斌山東滕縣人光緒三十年由御史任寧夏府知府丰裁嚴峻下車伊始卽先將署內一切門包陋規革除淨盡並自書紅諭粘貼堂柱如有仍前嘗試予受同科四渠自水利

滕縣續志稿

卷之四

雜記

六十七

同知裁撤歸府兼辦弊竇叢生熙喆明查暗訪賞罰兼施其平日委員首士渠長委管一切侵吞草料包折民夫封漲賣水等弊洗刷一空每到渠工必親攜胡餅與民坐啖僕從人等均自給口食不準用渠一錢故御下雖嚴而人無怨讟又以寧夏邊區文風未振購官房以建學校捐置書籍數百卷親臨講授校閱課卷至去不倦熙喆善政綦多此尤其最著者著有古文鈔六卷

王承珊字樹海滕之沙胡同人縣學優廩生光緒甲午科鄉試已中式以微疵得而復失士論惜之

六卷

湖方道
志宦績

